

在这里,遇见60位作家,共写文学传奇

本报记者 张滢莹

对每一座城市而言,书店都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心脏,即使在电子阅读如此便捷的当下,书店所代表的那种沉稳的文化气息仍吸引着都市中忙碌而疲惫的人,随时为他们提供精神的栖息地。一家书店的品格,往往也是城市文化品格的印证,城市的气质赋予了书店恒常且充满地方特色的底蕴,一座城市的某家书店,往往无法轻易被复制,充满着专属于这座城市的地缘文化特色。就好比谈及莎士比亚书店时,你没法想象它开设在巴黎以外的任何其他城市——格特鲁德·斯坦因、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那些一再流连于此的文学大师们,和来来往往未留姓名的读者,从无数次门外的彷徨犹豫,到无数场门内的欢畅倾谈,他们共同构成了这家书店独一无二的气质。人们总说,这家门面不大的书店见证和记录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的文学黄金时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莎士比亚书店本身就塑造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学传奇。

在上海,也有这么一家书店,正由作家和读者共同书写专属于他们的“文学传奇”。11月初,思南书局概念店在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思南公馆揭开了神秘面纱。这是一家木结构与玻璃幕墙为主的小型书店,从上空俯瞰,书店形状恰似一颗钻石,或是一颗心脏。在仅仅30平方米的空间内,书店陈列了1046个书籍品种、3000余本书,均来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选书师沈宇精心挑选、摆设。环形展柜中陈列着内容丰富的作品、推荐图书和书房小物。

这家由思南公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市作协共同打造的概念书店仅仅在这里开设60天。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每天都有一位作家作为店长坐镇,至今已



思南书局概念店首位店长、学者李欧梵

有三十多位作家于书店“亮相”:李欧梵、金宇澄、周克希、陈子善、汪涌豪、潘向黎、毛尖、小白、薛舒、姚鄂梅、滕芳澜、张定浩、周嘉宁、路内……每日的驻店作家与读者、学者进行长达四个小时的交流、沟通,放一张自己挑选的音乐碟片作为书店背景音乐,为读者推荐自己喜欢的书,聊聊关于文学、写作、志趣乃至日常生活的有趣事情。撤去了聚光灯与舞台的浮光掠影之后,你所喜爱的作家此时只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带着微笑,穿着书店店长的特制围裙站在你面前,并经由这样零距离的接触和沟通,又成为了你生命中曾经交往的、切切实实的朋友。对于不少读者来说,这样的场景,似乎美好得有些不真实。

正式“上任”前一天,作家金宇澄就提前去思南书局“看场地”,并做了许多筹划工作。驻店当天,除了为读者带来自己的作品和介绍自己喜爱的书以外,他还在书局举办了一个名为“记忆之手”的插画展,与读者分享自己近期的一些思考和所形成的相关主题插画作品。作家潘向黎带来了一



思南书局概念店

个小小的茶则作为留在思南书局的礼物,因为喜欢而经年累月地使用,茶则已经被她养出了光润的包浆,“我希望它带着温度和情感,留在这里,就像这个书局一样,留在读者心中”。作家路内带来了一个来自欧洲的中古金色铃铛,开玩笑说:“开店嘛,总要有召唤营业员的时候。”他显然是个很称职的“营业员”,在书店里走来走去,还不时与进门的读者攀谈,向读者介绍书架上陈列的各种书籍。翻译家周克希主动自加任务,希望能为读者“导购”:“可以增设一项‘顾客给驻店作家提要求’,比如哪些书是适合读者阅读的。这样会有点像定制,对顾客来说是有益的。”学者陈子善选了卡拉扬指挥的交响曲作为书店的背景音乐,一边念叨着:“书店怎么能没有好听的音乐呢?古典音乐,一千首里差不多一千首都是好听的。”……在这里,作家们也遇见了形形色色的读者,有从外地专程赶来,想和作家毛尖打个照面的女士;有在书店兜兜转转看了很久,一开口就说“《三体》的另一个版本比这个好”,让“90后”作家吴清缘讶异不已

的少女;有以剪贴本形式珍藏了作家张怡微数年报纸专栏,只为告诉她哪一段文字最感动他的中年男子……一千家书店也许有一千种模样,唯独因为人与人的相遇和相知,才使得作为文化载体的书店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正如思南书局概念店策划人、上海市作协专职副主席孙甘露所说,思南书局寓意着一颗人文心脏。“今天上海大概有2500多万颗心脏在跳动,思南书局是其中的一颗。它也是整个城市公共文化建设、建设书香社会、推广阅读的一个部分。”

虽然以概念店的方式仅仅开设两个月,但独特的人文传播方式赋予了思南书局无尽的可能,就像学者陈建华所想:“现代性的稍瞬即逝,讲求随机随缘,思南书局的读者在其中能够亲身体悟到文化传统下的与书的随缘相遇。思南书局是一种观念的载体,而且能激励人的想象,这是在全球化时代、在碎片阅读中我们所给予的一个回应。”这也许是暗合当下生活理念的一种方式,青年评论家木叶把它比喻为一场“流动的盛宴”:“好的书店就应该会在城市里移动,但又像一个安静的村落,书和人可以随时进出。就像海明威说过的‘流动的盛宴’,书店也可以是这样的。”

而对于作家而言,这样的体验也是独特且难忘的。“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在思南书局交流,连接了人文思南的环境和作者、读者之间的感情,这样的体验非常独特,与在报告厅面对数百人的感受截然不同。思南书局概念店虽小,但这是一个大事件,里面蕴含的无穷的美妙体验,对上海读书文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作家谈峥说:“虽然现在大家都悲观地觉得传统书店也许会消失,但我想只要有思南书局这种全新方式的提出,那么无论是新的图书,还是书店都将会面临一种更加有意思的未来。”

百年新诗已形成自己的传统

『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系列活动』总结论坛南京举行

本报记者 何晶

“新诗的兴起是百年来的一件大事,这是一次文化的大革新、诗体的一次大解放,更重要的是使得中国的诗歌空间、想象空间得到了一种扩展和拓宽,新的情感、新的思维、新的事物都没有任何障碍地扩充到我们的新诗当中来。”11月底,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江苏省作协主办,《扬子江诗刊》承办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系列活动”历经三载落下帷幕,在第20场总结论坛上,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学者谢冕的这段话,阐明了百年中国新诗最重要的意义。

自1917年发轫,中国新诗已有百年历程。百年新诗最普遍的心结恐怕在于,中国的传统旧体诗已经如此完美,为什么要改转为新诗呢?中国新诗又是否足够成功到成为汉语诗歌新的传统呢?这大约是融化在每个诗人血液里不可拔除的情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2015年起开始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系列活动”,在全国7个省、18个市县举办了20场研讨活动,无一不是在为这个百年心结寻求一种答案,主题探讨、理论研究、圆桌对话、深入地方,无一不是想厘清百年新诗的纹理脉络、发展实绩甚至存在的问题,诗人们迫切想要寻找百年新诗的汉语写作坐标,也为自身的写作意义寻求一个佐证。事实上,仅一百年时间,现代汉语诗歌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正如谢冕所说:“中国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

统,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诗人为时代、为社会的进步、为社会的问题代言,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只是因为现代汉语的变化使得旧体诗承载不下才转向新诗。”

中国新诗百年发展至当下,最重要的主题已经转移到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中来。近二三十年来,诗人们似乎都在处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巨大的现实和纷繁复杂并且不断剧变的生活现场使得诗人根本无法从自身的现实当中抽离出去,逼迫着诗歌谋求现实的存在,无论是赞同日常生活进入诗歌,还是唯美、修辞者,诗人们不得不对日常生活做出回应。诗评家罗振亚认为,现实生活和诗歌写作之间构成了一种深层的对话关系。“随着向日常化世界的广泛敞开,诗歌不再满足于内敛的意象,和生活气息密切关联的对话细节、过程被引入诗歌,将诗从云端写回了大地,通往人类的生存情感,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性现实。”

然而,当诗歌越来越向日常经验侧重时,诗人对于经验的感悟、对于处理具体日常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更要经受考验。诗评家霍俊明说,这是一个经验匮乏的年代,他所立论的依据是,这个时代的诗人没有给我们提供超出我们理解的语言经验和时代经验。诗到语言为止,百年新诗最大的贡献之一,是给现代汉语增加了语言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某种意义上

说,现代汉语的表现力、穿透力和感受力,许多是经由诗歌给予的。然而新世纪以来多元文化语境尤其是新媒体生活使得日常经验越来越丰富的同时,诗歌所透露出的生活和现实经验却已经开始匮乏。诗歌无疑应该是时代、生活最敏锐的探测器,当下诗人需要重新估量生活,提供新的时代、语言经验。

当网络时代兴起,新媒体越来越成为每个人生活的日常平台时,诗歌不可避免地或许更早地与网络新媒体有了碰触,诗歌在网络新媒体的大量生产与传播可谓当下文学与新媒体结合最典型的一种。于是一种观点也随之产生,认为目前诗歌生态上的一些问题是因为当下的网络环境,因为网络论坛和微信平台的兴起,诗歌有了另一种无门槛的发表途径,以至于泥沙俱下。诗评家徐敬亚却表示,这从另一个方面作证了新诗的意义——拯救自我的生活,“写诗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白天东奔西跑,一到晚上卡夫卡就回来了,所有的文字任他驰骋,他要表达自己,打通和世界的关系,最终自主的主体感出现了。他在诗里、语言里获得了复活”。在媒体人刘颖看来,诗歌在网络新媒体上找到自己新的生存空间和传播手段,但简单地把诗歌生态存在的诸多问题归结于网络新媒体,是有失客观的。诗人杨克则认为,网络新媒体对他们这一代的写作并没有影响,因为

他们已经固化了,真正会受影响的是后来者,但正因为如此,年轻一代对于诗歌该如何发出声音会有新的认识。

事实真会如此吗?霍俊明有一种担忧。“当下诗歌新媒体互动之后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膨胀的个体,以前我们是一个膨胀的整体或者集体,现在我们到了一个膨胀的个体的时代。当每一个写作者都认为自己是自己一个鲜艳无比的碎片时,把这些碎片放到一起,是不是就呈现出一个整体的马赛克?”

新诗已百年,“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系列活动”梳理它的成就、分析它的问题,更探讨它的未来。

活动期间,由江苏省作协主编的《江苏百年新诗选》两卷本新书首发,“新诗百年与江苏抒写”研讨会召开。“回望江苏新诗百年历程,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陈衡哲、刘半农、叶圣陶、宗白华、朱自清、俞平伯等众多开拓者,到新世纪以来不断涌现的名家新秀,无以数计的诗人之美名、诗歌之名篇,构成了江苏新诗百年的壮丽风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指出,江苏新诗是百年中国新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新诗百年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届“紫金·江苏文学”优秀作品奖——《扬子江诗刊》奖颁奖仪式”也在同一天举行。本届《扬子江诗刊》奖的获奖者为李南、王小妮、庞余亮、张执浩、王学忠、顾炼军。